

1996-2006十年现代特种兵的真实成长笔记

张子寒 著

# 一枪绿血

我呆呆地坐在血管里，看着那腔绿血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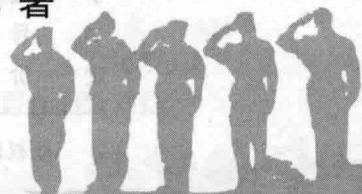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104

# 一枪绿血

张子寒 著

I25/  
Z252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枪绿血 / 张子寒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39-4275-4

I. ①一… II. ①张… III.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978 号

## 一枪绿血

著 者 张子寒

责任编辑 晓 鹤

特约监制 陈 江 辛海峰

策划编辑 林千羽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子墨视觉印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275-4

定 价 32.8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走进军营 /001

第二章  
结缘特种兵 /047

第三章  
虚惊一场 /093

第四章  
花开花又落 /132

第五章  
告别军旅 /197

第六章  
寻找理想的日子 /229

第七章  
红星闪闪 /269

尾声  
青春如歌 /313





## 第一章 走进军营

### 第一节 参军入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飞行指挥中心坐落于塞北的某个城市，驻地除有国家大型煤矿外，周围还星罗棋布般存在着诸多大大小小的个体煤矿。由于经济建设对煤炭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产煤业所能够创造出的巨大利润，驱使着当地想一夜致富的人们和投机商家，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非法以原始和现代不同的方式狂挖滥采，贪婪地吞食着国家的煤炭资源。随着肆无忌惮的隆隆开采声，在为其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周边的山川河流也受到了严重污染。远远地望去，在本来就十分贫瘠的土地上又多出了块块黑斑，致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万人民很难感受到空气的清新和天空的蔚蓝。

这就是我的部队驻地所在位置。对军营和军人有着无限向往和崇拜的我，经过一层层的筛选、体检、政治审查后，剪去了长发，穿上了肥大的作训服，告别家乡，告别母校，带着父母亲的殷切期望，带着儿时的梦想，带着爷爷奶奶熬夜为我煮的红鸡蛋，戴着印有“参军光荣”的红花，带着好友的衷心祝福，带着无比激动与依依不舍的心情，与其他二十名老乡踏上了漫漫从军路。

晚上七点刚过，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到达徐州火车站。担负接兵任务的一名干部告诉我们将晚上11点乘坐K59次列车前往北京，再转火车最终到达部队所在地。冷若冰霜的表情加上180厘米的魁梧身躯将这名干部衬托得无比英俊，如果只用一个字予以形容，那就是“酷”。后来我知道他叫马一军，肩膀上挂着一杠两星的警卫连副连长。另外一名接兵干部叫刘二虎，警卫连的实习排长，虽说没有马一军的英俊潇洒和魁梧，但文雅不俗的谈吐和稳重凸显了成熟军人的不凡之处。用两个字形容他一点不为过——精干。两人相比，可谓并驾齐驱。此刻我对军人的崇敬油然而生。

晚上八点，在两名干部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一家东北饺子店，这是同行“战友”离家后的第一顿晚饭。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所有会吸烟的人应该都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于是王著掏出香烟顺手递给我一支。

“张子寒！还有你王著，马上把香烟灭掉！”早早就吃完饺子的马一军严肃地说。

“谁让你们抽烟的？别把自己还当个普通老百姓，要知道从穿上这身军装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军人，更要知道你们的行为会让人民群众怎么看待我们。你们俩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余音未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们俩。王著低着头从牙缝中挤出一句：“你又没说过不让抽烟，我们怎么知道啊？”

见马一军又要发火，刘二虎起身说道：“老马，我看算了，他们把烟灭了就行了。”说完走到我和王著的面前，“你们不要有什么不理解，真的想抽烟等会儿到火车上的吸烟区抽吧。不过，最好还是不抽为好，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

虽说刘二虎简单地教育了我们俩，可就在上了火车后，我和王著还是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吸烟区。

“著子，你说到了部队后是不是真的不让抽烟啊？”

“应该不让吧。我有个同学去年当的兵，听说因为在厕所抽了支香烟被班长修理一顿，之后厕所的卫生被他整整承包了一个月。我每次给他写信都叫他‘所长’。”

“我倒不这么认为。部队应该是个令人心潮澎湃、无限向往的地方，你没在电视上看过那些有关军营的报道吗？真是威风。”

“张子寒同志，部队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媒体报道的都是一些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宣传素材，其实军人除了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之外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太了解部队，不过辛苦是肯定的，就是辛苦的程度不同罢了。我们入伍的这支部队属于后勤部队编制，只要新兵下连后不被分在什么警卫连、战勤连队，应该不是太苦。”

“我担心的是有没有老兵欺负我们。”

“说不准，老兵欺负新兵的传闻我可是经常听说。到部队后还是注意一点的好。”

两人正聊得起劲，车厢里的马一军大声地喊道：“张子寒和王著呢？”

一路上都擅于自我表现的张志伟随即拍起了马屁：“他们俩去吸烟区抽烟了。”

听到喊声回来的王著对着张志伟说道：“我抽烟你抽疯是不是？瞎说什么呀。”

马一军再一次地用非常严厉的目光看着我俩，“谁让你们抽烟的，为什么不打报告？”

我一脸疑惑地回答道：“你又没有说过叫我们打报告？是安指导员晚上吃饭时说可以到吸烟区抽的，你不是也听见了吗？”

马一军说道：“你还挺有理，就你小子这副德行到了部队会吃亏的。”

“吃亏好啊，刘少奇老人家不是曾经说过吃亏是福吗。是不是啊兄弟们？”

听我这么一喊，徐远开始跟着我一起起哄：“就是！”

见马一军又要发火，刘二虎说道：“老马，我看算了，等把他们交接给教导队后再慢慢调教他们，你现在可不能以军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等到了部队，相信有这么好的大环境，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成为合格的军人。”

马一军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们说：“好了，你们在没有到达部队前不论要去干什么，都得和我们俩说一声。既然选择了当兵别连个报告也不会说。”

马一军的此言一出，一同入伍的其他人开始不停地报告，开始无所顾



忌地抽烟、打牌，甚至连大声讲笑话等现象在一路上也屡屡发生。刘二虎和马一军只能坐在一旁不停地摇头。

深夜时分，当所有的人因为旅途的劳累都已进入梦乡之时，我坐在这列北上的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山林树木却久久不能入眠，入伍前的往事在脑海中不停地浮现……

## 第二节 年轻时代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洪泽湖畔，久远的西汉泗水王国正处此地。一个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土地上，从岳飞时期的刘世勋到晚清末年的樊炎再到民国二十六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韩德勤和黄埔军校的孙耀宗，都曾品味着享誉华夏的故乡美酒“洋河大曲”为民族的兴衰运筹帷幄过。

国家大张旗鼓进行改革的那个年代，我也来到了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随着时光的消逝，童年的一些往事已经模糊得无法想起，曾经深埋在心底的大学梦想也因自己对学业的无心顾及逐渐被走进军营所代替。有人说学生时代是绚丽多彩的季节，但在我的记忆中自己走过的青春校园却充满着玩世不恭与年少轻狂。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父母亲日以继夜地辛勤劳作着，用汗水换来的微薄收入供着我和哥哥读书。大哥张宏如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后回到家都能给父母亲带来欢喜。看着大哥拿回来的那一一张张鲜红的奖状，父母亲的脸上总能呈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直到有一天，当大哥将手里拿着的重点中学录取通知书交给父亲时，父亲那张被岁月洗礼的满面皱纹的脸却陷入了沉思。解决大哥读高中的高昂学费成了父母亲眼前最大的困难。大哥似乎看出了父母的无奈，手里紧握着那份令他欣喜若狂的通知书，对着父亲说：“爸，我不想再让你和我妈为了我们读书而辛苦了，这个书我决定不读了。”听着大哥说完，父亲又一次地点燃香烟，“儿子啊，你这么说不是让我和你妈更伤心吗？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为了什么啊？不就是为了你们兄弟俩将来能有出息吗？爸爸会想办法的。”母亲也在一旁说道：“我和你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你读下去，我们都已经辛

苦习惯了，明天到亲戚家走走，让他们帮帮我们家。”

眼看着离大哥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却是微不足道、杯水车薪。最终为了减轻父母亲的负担，大哥还是忍痛放弃了进入重点中学读书考大学的梦想，去了县城一家职业学校学习财会专业。那个时候我曾固执地认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大哥无心读书的借口，直到后来我才真正理解大哥当时做出如此决定是想早日进入工作岗位，让父母亲不再为我们两兄弟太辛苦，并把自己进入大学深造的梦想寄托在了我这个弟弟身上。可我是个天生倔犟且过于顽皮的人，特别是对一些新的事物，总有一种想将它完全了解和掌握的渴望。读小学五年级时，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孩，我总是没事找事地去问她一些对自己而言已经是简单至极的题目，喜欢看着她笑，喜欢看着她生气，喜欢看她严厉的目光。害得那些男同学们总用家乡话说：“乖乖！张子寒都色喔！”如今回忆起这些时，就连自己也感觉那个年龄段的所作所为确实难以理解，也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了我最终与大学梦想失之交臂。

其实顽皮应该是一个人的天性，是先天存在的客观事实。读小学的那几年里，我也记不清多少次与同学打架，多少次打碎教室的玻璃，多少次将同班的女同学弄哭，害得老师多少次向父母亲告状，又不知多少次接受家法的严惩。相反，专心学业的大哥则用心苦读，三年的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了县城商业局下属的糖烟酒公司工作。由于待遇不高，工作又不稳定以及家境问题等因素所致，他暂时只能在外公家寄宿。而我却在父亲的屡次教育中愈行愈远，与父母亲的心愿背道而驰，学习成绩也每况愈下。

那时的学校周围出现了许多电子游戏厅和台球俱乐部等场所，为了熟悉这些能给自己带来刺激和快感的新事物，我学会了旷课、迟到、早退。当自己终于把这些“业余知识”掌握得纯熟之时，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从一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逐渐变成了“后进学子”。我和同班的刘郅、王著、徐远原本都是学习积极、要求上进的好学生，由于性格都比较调皮爱玩，我们四人经常待在一块儿。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四个人的头上多出了顶帽子——“四人帮”。随着同学们在学校里肆意传播，很快我们便“名声鹊起”了。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一部分老师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我们。就在学校团委书记找我们谈话的时候，早已对知识和书本毫无兴趣的我们决定辍学，然后一起应征入伍，去做一名受人敬仰和崇拜的解放军战士。当徐远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和刘郅、王著当即表示同意。就自己而言，参军入伍本来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纸终包不住火，我在学校的表现和辍学的计划终于被严厉的父亲从学校同学的口中得知，于是父亲不顾母亲的强烈阻拦，依然将我用绳子吊起来，用手里赶牛的皮鞭不停地在我身上反复抽打。从县城回来的大哥在一旁极力劝说着父亲。

“爸，我看你就别再打弟弟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

父亲一脸气愤地说道：“他有什么思想？是打台球、玩游戏、逃学吗？”

“我是说他想参军的事情。其实我还是比较支持弟弟去当兵的，让他去部队接受一番锻炼未必是一件坏事。再说了，他既然有这个想法，家里应该支持他。好了爸，您还是把弟弟给放了吧？”听了大哥的话后，父亲终于解开了绳子。看着满身伤痕的我，再看看一旁为了心疼儿子而哭泣的母亲，父亲的脸上除了生气的表情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望子成龙却成虫”的失望与无奈。父亲手里拿着一支香烟，蹲在地上深深地吸了口后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对着我说道：“从今天开始，老子再也不管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你将来成什么样子都与你爸爸我无关。还是你大哥说得对，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那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由你自己决定吧！”在父母亲的一脸无奈中，我开始考虑是否真的要退学，可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与自己有关的打架事件后，决定退学的念头便在心中根深蒂固了。

在我们被其他同学冠名为“四人帮”后，与我们同届的另外班级里还有着伙被同学们称之为“五虎”的校园组织。他们是刘庆峰、张志伟、张亚球、李前进和肖红潮。为了争抢电子游戏厅里的游戏机，我们两伙人最终大打出手。那天，我和王著、徐远逃开晚自习，刘郅也随着一同钻进了校园外的游戏厅。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一群手忙脚乱的同龄人正兴致勃勃地操作着游戏杆。电玩老板的生意一向如此好，而那天仅剩的一台游戏机对我们而言已经算是幸运。徐远从口袋掏出五元钱递向了老板，“这台游戏机我们玩了。”

没等老板将游戏币兑换给徐远，从门口走进室内的刘庆峰等人对着

老板同时用手指着空闲的游戏机说：“这台算我们的。”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徐远向刘庆峰瞪起了眼睛。

“怎么了吧？我们今天还就非要不可了！”刘庆峰的话更显霸道。

“兄弟们，有人故意找事，怎么办？”徐远看着我和刘郅、王著说。

“咱们可都是同届的校友，不至于为了这台游戏机互相残杀吧？”刘郅同样用眼睛瞪着他们。

“谁他妈跟你是校友？我看你是在讲笑话吧？”对方的张志伟一脸坏笑。

“兄弟们，动手！”徐远号召我们的同时已经挥起拳头扑向了张志伟。

两帮人在游戏厅里大打出手，最终在老板准备报警的恐吓中才各自逃离了现场。事情惊动了学校的教导处，考虑到我们已经决定辍学，我还是主动告诉教导主任不仅是我们先动的手，而且是我们有错在先。教导处没有给予我们处分，因为学校同意了我们四人的退学申请。事后，刘郅、王著、徐远对我的抱怨声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说我这么做是便宜了刘庆峰那帮人，简直就是内奸。对于好友的怨言我只是简单地说了句：“留个好的印象给对方，也许以后大家能成为朋友。”

在四个人的一意孤行下，我们一起办理了退学手续。从此同学眼中的“四人帮”离开了这座青春校园。我们不再整日遭受那些不明究竟的白眼，开始一心忙于参军入伍的相关程序。

我与王著、徐远、刘郅四人一同在镇里的人民武装部报名时，负责人员登记的工作人员告诉徐远，年龄小一岁不符合条件。而在体检中刘郅因小时候喉结做过手术也被淘汰出局。面对两位好友的双双失利，年少幼稚的我和王著毅然决定放弃这次走进军营的机会。我们在前途与友情面前选择了后者。

按理说，已经报名并经过初步体检合格后的我和王著是不能选择退出的，这将是一种严重违反《兵役法》的行为。无奈我与王著在抽血化验前喝下了大量的浓盐水，因而血液浓度太稠，结果便可想而知。

我们再一次恢复了往日的无所事事，自离开学校参军失利后，我们又开始怀念读书时的日子，同学的误会居然促使我们放弃学业，可见那时的



我们真的都还年轻。

某日，我们四人约定在集镇上的一家台球房前集合，当王著与徐远如约而至时却久久不见刘郅的身影。在我的追问下，徐远才道出实情。

“刘郅不会来了，我们就别等他了。”

我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为什么啊？”

“因为退学的事情刘郅都没和他爸妈讲，现在他被他父母给关了。”

王著说道：“其实我早就不想这样下去了。说实话，我们真的应该找点事情做了。”

徐远不耐烦地对王著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散伙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说道：“我觉得著子（王著的小号）说得没错。再说我们不是说好了等明年再一起去参军吗，可这一年也不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啊。”

徐远最后无奈地叹气道：“随便你们……”

几天后，刘郅被他的父亲领进了校园。我和王著也即将与一名老乡去上海打工，只有徐远还决定自己一个人留在老家等待着一年后再次参军。我将去上海的打算跟父母亲说了后，父亲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让我到县城看看大哥。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来到了大哥的工作单位。由于不知道他的具体办公地点，我走到了门上挂着“财务科”的办公室前。

“您好，请问张宏如是在这里上班吗？”

“是的，你是？”

“我是他弟弟，麻烦您叫他一下好吗？”

“他今天休息，你还是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吧。”

找到大哥是在外公家，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正抱着党校的课本埋头苦读。我将参军体检不合格和打算去上海的事情告诉他后，大哥第一次与我进行了一场比较严肃的对话。

“本来我挺支持你去参军的，可你为什么这么傻又主动不去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大哥，你是有所不知。参军我是去的，只是明年而已。我是想先到外面的城市走走，积累一点社会经验。”

“别骗我了，你不就是为了讲义气才不去参军的吗？和那些你所谓

的兄弟混在一起能有什么出息啊？你也快二十岁的人了，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说这些了。我这次是来看看你的，过两天我就去上海打工了。”

“父亲已经跟我说了。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到外地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另外，我还是希望你明年去参军，对你而言，这条路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我会的。大哥，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你是大哥，说什么我都得听，直说就是了。”

“我听说你处了个女朋友，是真的吗？”

“没有，普通同学而已。”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勉强你，不过，我个人认为你现在还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就别无端猜疑了，我们只是……”

“行了，你不用说了，既然如此，那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其实大哥所说的女朋友只是我年轻时自己心中喜欢的人，一位与我同校的女生。严格地讲也谈不上是什么恋爱，只能说是情窦初开时的爱慕对象。而那时自己已经离开校园，即将奔赴南方，对那段自认为是天长地久的感情的最终结果已无法判断和预料。想着大哥最后说的那句话，当时的想法也过于简单幼稚，也就让一切顺其自然。

### 第三节 一张合影照片

从大哥住处回来后的第三天下午，我与王著跟随着老乡走进了车站，售票大厅里全是候车的人，其中以外出打工的人为主，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蹲在地上抽烟的。窗外一辆辆的长途大巴将带着这些为了生计而离家的人，前往南方一座座正走向现代化的城市。

那天父母亲到车站送了我。往日里严厉的父亲突然显得有点舍不得我离开家乡，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母亲则一个人悄悄地在一旁流着眼泪。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上中学时走的那天她也流下了眼泪，



一个劲地拽着我的手舍不得儿子从她身边离开。最后还是父亲说了一句：“让他到外面的城市走走也是种锻炼，你就别再伤心了，又不是不回来。”母亲这才很不情愿地松开了我的手。那一天，就在我上车后对着父母挥手的时候，我第一次和父母认真地说了句话：“爸，你要少抽点烟，和妈妈要注意身体，儿子会想你们的。”我隐约地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儿子真的懂事了。”

长途汽车即将驶离的那一刻，我才看见徐远和刘庆峰不知何时站在了窗外。

“这不是我们的死对头刘庆峰吗？他怎么和徐远在一起？”在我自言自语的同时，王著的表情与我一样地充满疑惑。

“张子寒，你和王著别忘记了，明年要回来和我一起参军，还有刘郅在学校不能来送你们，让我为你们带上他的祝福。记得我们四人永远都是好兄弟。”

王著对徐远说道：“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也对着徐远说：“一定回来，也代我谢谢刘郅。”

一旁的刘庆峰将手里的物品递向了我們，“兄弟们，带着路上吃吧。以前的事情希望你们能……”

“就别提陈年旧事了，你能叫我们‘兄弟’并且来送我们，足以证明你的诚心。谢谢你！”没等刘庆峰把话说完，王著的话将我们之间曾经的矛盾一笔勾销。

汽车在我与父母亲以及好友的告别和挥手中离开了故土。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告别故乡，心中除了有一种对走进未知世界的激动之外还夹杂着一丝伤感。

车窗外的熟悉物体被随之跃入眼界的陌生物体所替代，随风轻舞的枝头并没有叶子飘落，寒冬里的一切让我面对离开的心骤然冰冷。王著似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紧皱着眉头。

“怎么了著子？”

“子寒，怎么没见过她来送你啊？你没告诉她？”

“谁啊？你是说张裕？我没告诉她，也不想告诉她。我们俩的事情已经遭到了她父母亲的反对，如果她来送我不等于是害了她吗？”

“你是说怕她父母知道？”

“我是更怕被我父母知道，毕竟她还在上学，我想双方父母都不会同意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算了？”

“算了？你以为我是走马观花吗？等到了上海我会给她写信的。好了，休息一会儿吧。”

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在老乡的帮助下，我和王著成了一家印刷厂里的工人。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厂的名字——上海伟明书刊印刷厂。当时厂里的条件还算不错，安排统一食宿，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只是工资显得微不足道，每个月只能拿到不足300元的薪水。考虑到出来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锻炼，我和著子还是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后来我和王著从印刷厂辞职回到老家后与徐远一起再次报名参军。

巧合的是在报名体检的人群中我们发现了与我们打过架的校园“五虎”。或许是刘庆峰已经和李前进、肖红潮、张志伟以及张亚球商量决定化解与我们之间的矛盾，曾在我们面前大呼小叫的张志伟很有礼貌地与我们打起了招呼。自此后，我们从仇人变成了朋友，并同时全部顺利地通过了体检，一起在几日后踏上了驶向军营的列车。

当我们同时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刻，我提议到曾经培养过我们的母校去看看。因为那座校园里还有一位无缘橄榄绿的兄弟刘郅和我的另外一份牵挂。

临行前的那天，我与王著、徐远、刘郅以及张裕在校园前的小饭馆里彼此诉说着分别的不舍。刘郅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说：“兄弟，还记得这张照片吗？我们四人一起照的，只可惜弄丢了底片，就这么一张了，你带走吧。如果你们三个人在部队里想起我这位好友，就拿出来看看。”

我接过照片随意地看了一眼，“你看，就数你刘郅笑得灿烂。”

一旁的张裕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小裕，我走了你要多保重，有什么事就找他刘郅，我们可是好兄弟。”我再次端起酒杯，“来！刘郅，这杯酒我敬你，你得替我照顾好小裕。”

“放心吧子寒，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你就安心服役吧。”



听着刘邳的话，坐我对面的徐远一脸坏笑。我问道：“刘邳整了句歌词看把你给笑的。”

却没想徐远看着我说的话与刘邳的歌词没有任何关系，“你张子寒真放心让刘邳帮你照顾张裕啊？人家可比你帅气多了，你就不怕……”

#### 第四节 绿色军营

当我还沉浸在回忆中追随着就在“昨天”发生的往事时，徐远用力拍了下我的肩膀，“想什么呢？”

我轻轻地将嘴角上扬，“没有啊，睡不着。”

“我估计你是想家了，不过我们兄弟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到部队来建功立业，你可别这么多愁善感，是后悔当兵了？”

我打起精神对徐远说道：“你才后悔呢！这可是个再光荣不过的事情了。多少人想来都找不到门，估摸着是你自己后悔了吧？”

“你想听真话吗子寒？”

“怎么了，不会真被我给言中了吧？”

“哈哈，还是你了解我，其实我本不想来，当然并不是说部队不好，只是来之前我已经在苏州工作了。不过，为了兄弟也值了。再说，经过部队的一番锤炼，相信自己应该会走上正路。”

“听你这么，怎么好像这一年里你是在苏州做贼呀？老实交代，小心我去带兵干部那儿告你，让你小子立马下车。”

“可不像你想的那样，不过你真的想知道？”

我冲着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行，给我支烟，咱哥俩到吸烟区我慢慢给你道来。”

徐远告诉我，自我和王著去了上海之后，本不打算参加工作的他在母亲的安排下去了江苏的苏州。那时的苏州正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国际电子商城的苏州城对任何一个年轻人就业而言总是充满着希望，在这么一块活力四射的沿江开发土地上也总是能让人为了理想而甘心付出。特别是像徐远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找份工作，在工作中博得领导的信任更是小菜一碟。可出乎意料的是，徐远居然和在老家时

一样与在苏州的老乡们整天魂不守舍地游走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每天打牌、喝酒、无所事事，对于找工作根本无心考虑，就这样，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度过了他自以为很风光潇洒的一年光阴。

“真没有想到你还好意思说出来，我还以为你放弃了什么好的前途呢。你啊，还真不用后悔，我看参军这条路你是选对了，照这么下去，估计你小子迟早得进去。”

徐远依然用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对我说：“呦！呦！呦！我还真没看出来，还给我上起课来了。有你说得这么严重吗？别把我徐某人说得跟凡夫俗子一样，怎么说我也是即将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人，保家卫国才是我最终的职责。”

“我也没看出来你徐远这嘴巴还挺厉害，说变就变呀，听你这么说是真决定到了部队后好好为祖国奉献青春了？”

“得了吧，没你这么傻。当兵吗，怎么说呢？不仅仅是为了兄弟的这份情谊，重要的是我在响应政府的号召，为祖国和人民尽义务。服役期满后我指定还得退伍回来。怎么？你打算在部队里干一辈子啊？你还真傻啊！这么跟你说吧，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你那不成熟的女友张裕考虑考虑吧。两地分居的生活虽然我们都不曾体会，但有多少例子告诉我们，那跟不结婚有什么区别呢？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劝你还是早点 and 人家分了算了，否则跟了你啊，估计张裕这辈子有得过了。”

“你小子是不是没事找事？怎么就把张裕给扯进来了？还有，什么叫我‘那不成熟的女友’啊？告诉你徐远，我张子寒怎么着也是真心喜欢她，你这么说不就是骂我吗？还有，照你这么说这天底下那么多的军人和军嫂都过日子了？这叫‘舍小家，为大家’，这叫光荣！懂个屁啊你！”

“看看看，刚刚还说说我骂人。好好好，算我错了，我说不过你，知道你张子寒嘴皮子厉害，不理你总行了吧？”徐远走回车厢时还不忘转身对我说了句，“我看你才是没救了。”

看着徐远的身影，忽然感觉分开一年后的他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虽然口无遮拦但本质上却有着上进思想的好友了。徐远，这个有着 179 厘米魁梧身材、皮肤黝黑的同龄人真的变了，变得像他说我的一样没救了。可作为同窗，作为相互称为兄弟的好友，我还是在心中默默地为他送上祝

